雙桂堂稿續編

雙桂堂稿續編卷五

臨川紀大奎

答友人論中庸修道之教

辱示中庸首章但言性道次章仲尼曰以後方是述聖人修道之教此恐不然中以言天命之性和以言率性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所以原修道之教何也中和之道固天下人人所同得之大本人人所共由之達道聖人制禮作樂垂法天下豈有他哉以天下之大本教天下以天下之達道教天下而已矣此即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並非强人以所本無也推而極之而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上下草木鳥獸咸若所以盡物之性者亦在是矣。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亦在是矣。未有修道之教不行人物之性未盡而可云天地位萬物育者註所以言修道之教亦在其中也聖人得位則此道得行如周公制禮樂教天下中和祗庸孝友六德六行三百三千莫不有綱領莫不有條目三百六十屬莫不有職司品節討明所謂修道之教也仲尼不有天下修道之教未得行若但謂聖人立言之教而已則即首章之言亦教也

答友人論中庸聖人之道發育萬物

尋示中庸洋洋乎發育萬物此就萬物發生長育以見道之大疑余嘗謂三百三千之禮在天下卽發育之道之在天下其義與舊說不類愚竊以爲首章已明言聖人育萬物而發之之意固在其中矣此更晰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育所以遂其生也發所以復其性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發之義也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有所養鳥獸魚鼈咸若育之義也如是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故峻極于天此體之大也聖人所以能如此者範天下以禮而已矣經禮曲禮卽修道之敎

也。有是禮以教天下。使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莫不有以發其固有之良。咸各盡其天理之當然。以至於治人治物。悉皆不違其則。而無不各得其所。萬物于是乎有以各正其性命。而發育之道之所以峻極於天者。神矣。此用之周也。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非三百三千之禮。將何以盡之。故曰禮之在天下。無非發育之道之在天下也。中庸道理。淵大處處貫通。隨乎人之所以求之耳

答友人論中庸明哲保身

承諭中庸引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以爲卑頂默足以容悲謂此說非也詩上承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下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言既明於邦國所以順所以否之理且又審其所以處之之事使上下皆順而否無不傾邦國不失其治身不失其道此保其夙夜無過之身以事一人而非徒自保無災患之謂也上章纘戎祖考王躬是保首章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然則仲山甫保其身以保天子之身而後無負於天之生我所以保茲天子之意保之時義大矣哉君子崇經曲之禮以安上而治下攸往咸宜與仲山甫

之不失其身以事其君者無以異矣

答友人論曾子三省之意與首章相貫

承示曾子三省傳習交友二事與首章時習朋來之義相符足見聖門授受之意特爲人謀與人不知之義無從牽合耳愚意此雖不免牽附然心與理之同處無不可以相通今試以此意比而論之蓋昔者曾子門弟子記論語一書首述夫子教萬世所以爲學之道又記曾子能以是三者日省于其身可以爲萬世學者法也故夫子之終言人不知而不慍或以謂此示學者以盡道之忠也曾子省之于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夫慍則不忠矣忠則不慍矣爲親謀而或不見諒于親君盡其所以爲子爲君謀而或不

見諫于君吾盡其所以爲臣爲天下謀而始或不諫于人言吾盡其所以治人盡其所以治天下國家所謂盡已者是也已有一毫之未盡得無幾微之慍尚有積于中者乎日日省之而慍于是焉化矣夫子之繼言有朋自遠方來或以謂此示學者以同道之信也曾子省之于身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于理而一聖此心同此理同也有不同未信于聖也百里而一賢此心同此理同也有不同未信于賢也行一事而此心不足以信于友朋朋棄我矣樂乎否也出一言而此理不足以信于友朋朋拒我矣樂乎否也日日省之而樂于是焉生矣夫子之首言學而時習之或

以謂此示學者以體道之純也曾子省之于身曰傳不習乎夫聖人之傳無盡也學于聖人而不思以盡其傳非學也是故文章可得而聞也習焉而後所傳有進于文章者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習焉而後所傳有得于語上者矣且夫堯所以傳之舜舜所以傳之禹禹所以傳之湯湯所以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所以傳之我夫子者我夫子將能爲學焉而不習者傳乎將遂不得其傳焉已乎日日省之而于聖人之道庶幾乎無所不說矣蓋夫子之論學而必期于時習者豈有他哉明善而已矣誠身而已矣明善誠身而足以信乎朋友者理也孝足以順乎親而

親或不知忠足以獲乎上而上或不知德足以治乎民而天下或不知者遇也吾盡其誠身之道而至焉至誠未有不動者也故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學爲君子所以學爲聖人也是故誠者天之道夫子是也誠之者人之道曾子是也曾子于聖人之教乾乾焉日以其身體而行之盡其所以爲人者以達于其天此其所以有得于夫子忠恕之道而卒受一貫之傳也

答友人論朝聞道夕死可矣

辱示聞道貴行朝聞夕死是終身未及行也此問眞切於學善於疑者矣嘗以意推之朝聞道則其求道非一朝可知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則其汲汲於道以終其身可知也一生之所行者道也所求者道也事事盡其所當爲至于積久貫通豁然有以悟夫天命之原而知我身繼善成性之理與天爲一勉强行之與安而行之者無不同也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者無不同也夫何憾也或曰此死而後已之意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故凡朝夕所聞觸處皆道無他念無他聞也雖至于夕死之日朝猶是聞道之

朝非若常人之死心失其主也一朝而有聞則一朝必於道一夕而未死則一夕必於道日日皆為聞道之朝卽日日皆能為可死之夕蓋必貞于道而後可以死必朝夕無間于道而後可以死此方為不負朝夕不負天地日月寒暑之往來也或曰此言求道者自矢之辭也篤于求道者惟恐此生不得聞道有負于天之生我故常矢之於心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深怵于日月之易逝而大懼于性道之難聞也故可矣者非釋願之辭而矢願之辭以見其心之追也是數說者皆足以策勵求道之心吾儕以是汲汲于中其庶幾有以進于道無疑也

答友人論四書題數則

我欲仁斯仁至矣斯字一味說得太快便似禪家頓悟一超直入恐不是聖人論仁之意細玩註中反而求之四字最善體會可見欲字中正有眞實工夫在不但是一欲即至隨欲即至也作文者必須從實際落筆求仁者必須從實際下手

剛毅木訥近仁剛毅質屬陽木訥質屬陰二者不同要皆可以近仁凡人資質不同總不過剛柔兩種蓋稟受乾坤之氣本來如此周子剛柔各分善惡然極惡者亦少其不善者大率喪其本質者多耳夫子舉此四種包括剛柔二

類便隱然見得生人本質皆各有可以近仁之處隨類自
盡原不必皆同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子貢之問本末及召忽匹夫匹
婦不必定以召忽比擬然又要知匹夫匹婦之諒亦不當
詆壞夫子嘗言匹夫不可奪志莫之知正是獨行其志不
問人知之意管仲之仁以其功大召忽之死以其志一故
同糾有死臣亦有生臣召忽知仲之可以匡天下而不必
以匹夫匹婦之爲諒者屈其仁知天下之無所待於已而
必以匹夫匹婦之不可奪者信其志此兩得之道也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初意大

人小人之分必有許多難說之處及聞大體小體二言斬斬截截將易分途便覺得人人皆有大體自然樂得為大人並無難事何故又肯從小體甘為小人此則口頰甚爽道一似看得小體真易撥置者故逕于接口先說耳目之易蔽物交之易引以見其所以從小體所以必陷于小人之故說來令人可畏然後切實將大體指出說得十分鄭重少不能立則必為小者所奪愈以見從小體之易此章真危微精一之旨想公都子再聞此言必倍覺悚然矣

答友人論戴氏孟子字義疏證

昨承諭云云戴氏之學誠非後輩敢議但如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有不可不辨者自宋儒諄諄切切標著天理人欲四字學者時時在心不啻提撕警覺此眞最明最要之法最大最久之功此書痛排朱子天理人欲之說以爲宋儒之害甚於楊墨佛老而其所據天理之義則又不過許叔重鄭康成分理之說不知天理二字至精至廣大小精粗修己治人皆當本此爲用安得執漢儒一說以盡之且漢儒之說程朱豈未之見借使宋儒之解實前人所未有另發一義爲人心萬世之功豈不甚大乃專執漢說至於如

此錮滯而以爲得聖人之道欲直接孟子之傳亦過矣

今於疏證一書且未暇悉辨姑即其開首論理數條如云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謂之條理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竊謂孟子舉樂以喻聖智固非舉條理二字以盡聖智且如是書言竟不必論始終二字又其前三義皆第以質言則所謂條理者亦可知矣又自註文理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此句是一書大意彼其於理字不過一縷字盡之矣

疏證云樂者通倫理者也鄭氏注云理分也許氏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

之所謂理者矣竊謂先儒說理字莫妙於朱子或問當然
所以然之義無以復加凡處事接物必審其所當然必盡
其所當然必窮究其所以然鄭許分理之說卻在當然義
內漢儒傳注漸有功於經至朱而其義愈精其說愈備其
功愈大安得以漢說盡古聖人之說
疏證以學庸忠恕絜矩證許氏分理之義以闢宋儒之所
謂理者不如窮理過欲明德自新絜矩之先自己正有許
多功夫在一部學庸章句具有體有用之學且忠恕絜矩
二義解說詳明久已如日月之經天如飲食之濟饑渴豈
待吾輩力排宋儒方可得顯於世若以彼考據文字之法

律之則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凡見於經文者皆止有道字而無理字不得已姑以莊子依乎天理之義附合於經以解說文謂之爲許氏則可於經義無當也其後又云不言理而理盡其中欲盡其考據之失以彼法律之則遁辭之窮而已矣

疏證引樂記天理人欲一節謂好惡既形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情得其平是爲依乎天理古人所謂天理未有如後儒所謂天理者竊謂樂記說天理直從人生源頭處看出來自然該貫動靜體用一源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言可以喻

天理故天理二字惟宋諸大儒始彰彰表著爲萬世之功如是書言天理不過賊人以遏欲之對面而已矣。古人所謂天理如斯而已乎。

又按樂記天理承天之性句來人欲承性之欲句來極爲分曉是書欲伸己說專於性之欲也好惡形焉以後說天理。淨撤却人生而靜二句。徒以莊子解牛之語爲據旣與樂記意不相涉且莊子言依乎天理亦必有天之理在先而遂依之可見天理是天之性而欲與好惡依之非欲與好惡各有其情卽謂之天理也

又按樂記本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今以文義繹之反躬數句純是修己內事卽大學誠意愼獨存理遏欲功夫尚未及治人一邊此天理便純是元亨利貞繼善成性本然之理物至而人化物卽非禮視聽言動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之意于是二句以下方是推其滅理縱欲之所必至蓋始於不能修

已終必至於害人故至誠必窮理盡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經文義至明白疏證說之則曰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蓋方其靜也未感於物血氣心知湛然無有失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動則欲出於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疏證之言反躬是已所不欲強恕而行之反躬非樂記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之反躬疏證之言天下同欲是所欲與聚之欲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之好惡非樂記性之欲也之欲好惡無節于內之好惡義各不同語各有歸是書欲伸已見以破宋儒天理之說故凡經文中惟摭附其字不論其語惟偏任其意不顧其

義。大率屈古人以就我如此。

疏證論有物有則云物事也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聖賢所謂理也竊謂此可以言羣黎百姓。而不可以盡古聖賢之言理。蓋有日用飲食夫婦知能之理。有聖人有所不知能之理。有天地摩盪元亨利貞陰陽不測之理。天理至大。語其極聖言不可得聞。安得云舍日用飲食之外無理。

疏證謂宋儒言理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竊謂宋儒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之說及在物爲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之說俱極周密。是書揑造如有物焉四

守替古人添蛇足以爲自已逞論鋒之地要緣自已胸中先有物焉以之讀先儒書便處處自生荆棘斷不能通達於心不免替古人添蛇足也

又按孟子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許多道理孟子直以爲固有之物非但以爲如有之物矣是書又何以不指而斥之

疏證謂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竊謂孟子此章正是盡許天下人人可學聖人人人皆能得理極言聖人與人同類正是誘發天下人人當悅理義一片婆心萬古如揭而疏證說乃如

此竟不看先得二字竟不齊欲去先字雖是自作問語而通篇答意以此數語爲胎骨俱極言天下人斷不可啟口輒言理斷不可人人言理相習成俗俱與孟子人心同然之旨大相反悖。此便將欲率天下之人而禍孟子。禍理義禍人心之所同然。推原其意只是要以言情爲主欲盡破朱子以天理敎人之非因强解孟子書中一二理義字以伸其說不得不與本章本意大相刺謬故孟子直言理義。此却專言情孟子以口耳目亦有所同以引起人心同然之理義。此却卽以味色聲人人當遂所欲爲人心同然悅心之理義。其詳又別見論性諸條盡其于古聖賢語不論

指歸所在純任一己意見爲之依附有如此

疏證謂經傳羣籍中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又云昔之人異于今人之一啟口而曰理竊謂宋儒之功能使天下自此人人一啟口而曰理相習成俗以至於今其功大矣遠矣雖未必人人皆知理之精詳然必以爲君父斷不可不尊兄弟斷不可不愛夫婦斷不可不和宗族鄉黨斷不可不睦非分之物斷不可爭同利斷不可欺同害斷不可擠良心斷不可滅天下萬世之人實陰受其啟口言理之益雖不能盡合於行寧不大遠於竟不

言理者乎。至悖戾恣睢之人則必不言理卽妄言理必不足服人人必反責以理是悖戾恣睢之言理猶不足以害理也若以此相習成俗爲大病以啟口而曰理爲大病使天下人皆以言理爲戒。是不亦禍天下已甚乎。

疏證謂宋儒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又云舍情而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此語便純替古人添蛇足旣以理爲得之于天豈有以意見當之者。又豈有舍情以求理者。今乃以負氣挾勢者理伸力弱氣慴者理屈謂此宋儒言理之害不知此皆悖理者也。循理者安得挾勢乎。若偏執意見自以爲是者便正是

參理不精無宋儒窮理格物之學故任意不任理如介甫固已在朱子之前非由朱子表彰天理人欲然後天下始有偏執意見之人大凡偏執已見之人便正須以朱子格物窮理之學救之也

朱子言性宗孟子疏證言性亦宗孟子朱子宗孟子言性以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句爲主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復其固有之德而已疏證宗孟子言性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五句爲主千言萬語只是要人遂其人欲之情而已

仁義禮智性道誠明諸義見於學庸語孟先儒字字詮釋

明白坦易如日月之經天昭昭萬古疏證自欲上接孟子于是必盡排諸儒之說而其辭旨轇轕糾擾理既不明文遂不達究其指歸總不外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爲自然之性。自然之天理而已。凡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種種道理悉依于此而已矣。所謂人欲者此而已。所謂天理者此而已。總而言之性者人欲而已矣。天理者人欲而已矣。其一片婆心惟恐人讀周邵程朱之言必至于棄妻子絕飲食斷其欲戕其生而以爲性以爲天理也者推其義則亦不啻若惟恐人讀孔子棖也慾焉得剛之語必至于棄妻子絕飲食斷

其欲戕其生而以為剛也者諄諄焉反覆告人以人欲之不可無但當有邪正之辨而斷不可有理欲之辨但當有分理之相別而斷不可有理義氣稟之別聖功王道盡在于此一部孟子字義疏證盡歸結于此此其見可謂迂矣往往讀書者耽逸于男女飲食之好以為吾所好者分之正也居官者耽悅于聲色宴飲以為常謂庶民皆有欲食男女之分吾分尊貴于禮經漢儒分理之別不為過也其弊至于學者失其學仕者失其仕天理之易晦者日益晦人欲之易滋者日益滋足以助其饞潰其防漸積而不覺流極而不知所止蓋其名既學者所久仰其說又人情所

甚便其淹博貫穿又足以使人深信而不疑而禮經天理人欲之義。岌岌乎懼其或亡矣。

朱子言天理都是扶植人事。疏證言天理只是調劑人欲疏證重人欲處未嘗不大半附人事然其言不注于事而注于欲便覺其害百出。不至瓦裂人心不止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此言蓋以存心爲主。寡欲所以存心也朱子云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疏證痛闢程朱一部獨得之意却不知朱子前二語已盡不必叮嚀反覆于其間蓋此義衆人所共知者也今乃執定人不

可無不能無之意爲主惟恐人不知之必謂天理卽人欲人欲卽天理特不可窮極其欲此便是聖功王道天德耳故孟子主意在存心此書主意在寡欲孟子言寡欲所以養心此書言寡欲所以養欲似同而大不同也

養生喪死仰事俯育原是王政急務程朱解釋已明疏證專就此一層生議論却不知有養有教所以然之理申之以孝弟之義不言申之以衣帛食肉也修其孝弟忠信不言修其深耕易耨也皆所以明人倫也不言皆所以明人欲也疏證之意則以爲人倫相與原不外飲食男女之事其事原在人欲上只要各得遂其所欲而已天德王道聖

功都不外此其言未嘗不似是而實大不同即以此意論父子相與不過至于犬馬皆能有養而孝之分極矣若乃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天經地義天明地察者當不過如宋儒天理之贅說而已矣又如孟子言斯民親其上死其長所謂死者亦人欲乎抑但可謂之天理而不可謂之人欲乎生亦所欲義亦所欲舍生而取義所謂舍生者亦人欲之欲乎抑但可謂之天理而不可謂之聲色臭味安佚之人欲乎吁不必更言矣

以上姑畧舉數條其餘不可悉論大抵此書名為疏證孟子實未嘗發孟子書義不過摭取其字附合己意及說

文諸書為排斥宋儒之計而已竊嘗謂讀書稽古固宜不廢考據然考據所以折衷理義期有益于吾心以為吾希賢路徑期有益于人人之心以為人人希賢路徑而已漢儒傳注有功于經而百孔千瘡尙猶未免若以說文諸書盡得聖經之旨凡一字相似卽無論其義之本有異同語之本各有所歸而總必歸于其一解以為準的如物欲之欲必歸于所欲與聚之欲天理之理必歸于分理文縷之理之類雖漢儒復起亦當不依凡此皆溺于考據之害古人所以有讀書觀大意及不求甚解之說殆亦有為而然也如是書關係學者不小

又按天地聖人之道至大學者隨其功力各有所見皆可發揮一隅從此深造不已盧衷漸進以求見其大則與向之所見又當不同此書作者聰明才質過人百倍倘靜心闡發經義就其所見有當有否未嘗不足補儒先之傳注備學者之採擇惜其不肯甘心乎此觀疏證自序一篇炎炎大言直分亞聖之席使學者望而讋怖周程諸子雖欲不擠之于楊墨其可得乎此其所以深可惜也

又按學者窮理不精原有一種執意見而自以為理之人此固朱子之罪人又有一種但去私欲而遂以為天理之人彼其潔清自矢忠孝自矢非其所難然自信無欲便謂

滿腔都是天理竟不做朱子窮理格物工夫凡處事接物信心直行誤政害民憒然不知此兩者人品不同其爲任意一也戴氏謂去私而不去蔽重行而不重知非聖學也却深中此等人病根但借此詆程朱便成邪說程朱汲汲于窮理格物正是要去其蔽要致其知要合其當然得其所以然蓋天理人欲二者自是學人總關頭至于事事物物綱領條件盡善盡美各有其方體必求其具用必求其周豈謂遏欲去私便盡吾事乎故遏欲自有遏欲之功明理自有明理之功程朱未嘗教人卽以無欲爲理以意見爲理也作者果深憤此兩種人欲著書以救其弊便正宜

發揮朱子窮理格物。必有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使人知意見之非理。與無欲之當求進于理。豈不甚正。乃因其誤以為理遂藉此歸獄于宋儒之言理則何不因其誤以為天理而并歸獄于天乎又何不因其任意而歸獄于大學之必誠其意乎又何不因盜跖之言盜亦有道而歸獄于大學中庸何書周易之言道乎雖愚者知其不可矣託言欲救世人任意之失而不知適以大決天理人欲之防又輒以絜矩平情之義援合于聲色臭味安佚之所謂性使人幾莫敢辨而陰受其毒惜乎此書之為禍烈也迂腐之見幸希正之

答友人論洪昉思傳奇

昨承示洪昉思長生殿傳奇詞甚工音甚協竊謂詞因理出音由心生此曲大意見傳槩滿江紅一闋其前段既以明皇爲鍾情之極軌矣後段則以忠臣孝子及孔子不删鄭衛比儗而末又歸之曰情而已則不知所謂情者屬之忠臣孝子乎卽于本意及前段大矛盾矣屬之天寶乎則是以鄭衛爲情之至以孔子不删鄭衛爲取其情之至抑何悖也古之言情者莫如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火然泉達噫嘻至矣手足腹心君臣之情至也呼天號泣父子之情至也憂喜誠信兄弟之情至也崩城變俗夫婦之情至也去金發矢朋友之情至也昉思之所謂情何情乎大學之所謂辟所謂不得其正孟子之所謂陷溺所謂爲不善非才之罪者其是之謂乎夫昉思所爲傳奇耳烏足論然其詞采足以使人流覽而不置其聲調足以使人歌詠而纏綿其布置引伸足以使人感懷而神往盡情之說工而禮義之閑廢矣此不可以不懼也兄以爲然否

與阮介祉 庚申十二月

別後碌碌畧無暇晷尊太孺人墓表月內始得成篇草草荒蕪或恐未當卽轉呈尊翁裁正桂林之行相距益遠古研青燈論文講易耿耿寤寐極不能忘要之此心此理觸處皆同所賴吾輩切身體認雖千里猶几席耳臨書不盡

寄李觀瀾 辛酉九月

八月廿三日謝埠舟中閱渟老是日進省次日即可就道長途風雨觸目關情使人懸念不已想重九後可抵家也榜發知已列房魁深爲之喜此足以慰慈靈矣賢友堅志篤學力爭上流他日出身當樹立不凡區區之心所期幸者又不僅在科名之榮已也此時未便以他物作賀聊書扇一柄掛屏六幅爵蘊老順寄病後作字不甚整頓特借先儒嘉言爲所學印證幸鑒玩之彌指居官以此作張本可也月前舟中得咳血病亟登岸馳歸舊疾大作近日稍能動止然此身東倒西歪已不堪扶持矣本欲與賢友切

究所學豈意此願𤘩遊要之此心此理充滿天地愚所得
未大講席中巳次第傾吐雜錄三卷多阮李二處講席中語篤志如賢友
持吾說而行之又擴而充之不難學到古人第一等地位
雖謂吾輩常如䚫面可也衛南暫見抑抑切磋不已要當後
先盤鳴病體未能多作札以此紙同看咸知鄙願所在矣
諸惟昆季自愛臨紙不盡

復洪介孝 節錄 庚午正月

客臘廿九日接奉台函注問殷切無任感悚老先生學問經濟士林共仰邇日霖雨蒼生藉以慰中外之望曷勝頌禱承示近來富貴之念漸消獨名心耿耿未忘竊以世之所謂名者以富貴為名耳老先生心無富貴之累則所謂名者乃古來大君子之名如孟子所謂有大人者有社稷臣者此可以見老先生之心矣大奎崇業期望溢竽擱中一切負累至未了結然不敢以日暮途窮自喪所守惟終始勤慎以期不負知交之雅而已

又 庚午三月

二月杪於盛汝舟信內得手書捧讀回環想見老先生風節稜稜立身萬物之表眞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書內有冥冥中玉成之使不罹禍之語又見浩氣善養蘊蓄深厚之意竊嘗謂蒸民一詩歌頌仲山甫喉舌之司袞職之補夙夜之匪解柔不茹剛不吐至詳且盡然其贊之也一則曰柔嘉再則曰明哲此保其身以保王躬之所以爲蒸民之福老先生曠懷古昔取之至大用之至精不覺慨然有是言他日清風穆如當與山甫比烈福及蒸民豈但身無悔吝已也

復盛汝舟 名大鼎成都人戊辰分校所薦 庚午

二月杪得年兄書知去歲禮闈力薦未售此足爲再舉蜚鳴之兆年兄才思駿發致身青雲固無難也書中有未知天竟如何命竟如何一語未免涉恒情嘗以爲吾輩讀書所斷斷不可不急務者吾身之道而已矣天地萬物之道而已矣聞之雖未敢驟幾於一旦求之實不可稍緩於須臾至于窮達得失隨其所遇曾何足爲加損身外之天不可知而吾心中之天無不可定也身外之命不可知而吾性中之命無不可定也年兄試于此中著脚他日居大任立大業舉行其所無事矣僕祿祿簿書無所建白正以未

聞道之故每用自愧輒以己所未能者爲年兄進一解希
留意爲幸

復張晴湖 名師范 己巳八月

大奎資質凡下讀書涉獵不過語言文字徒爲此心之累於大學修齊治平本於明明德之旨非能實有講求妄躐仕途但覺終日勞苦形神俱敝尙何例義之得足資明詢而先生虛懷下問若此不令人愧死乎先生沈厚高明與正直俱此乃可當鉅任僅以之治浩奚啻行所無事讀兆簡御繁一語固已斬然定識非俗吏所能知蓋晉人以後淸談爲簡此不知御繁之簡先生執簡以御繁乃居敬之簡所謂莊敬日强何事不治若居簡之簡所謂安肆日偷何事不叢脞故知先生之執簡御繁卽大學之以明德修

齊治平。中庸之以中和慎獨育萬物也。牽一讀此語恍然悟向者勞苦爲累由於不知節御之道今當以此銘之心胸其味無窮受先生之教大矣

復張晴湖 辛未九月

久濶忽得手書如披霧覩青何快如之並聞再補涪州衛深慶慰惟是尊書中諸語謙抑捧誦回環不勝通身汗下奎庸言無實自愧枯朽不足以承大人先生之教而閣下明問屢及奎將何地以自容耶伏讀尊諭以御繁不易無訟倍難何以泛應曲當何以返樸還淳斯眞古聖賢之用心且謂習俗澆漓我則蔽交于內何以究其不測之變詐此切中膏肓之言使人惕然悚懼竊惟人心本自虛靈而物交之多且易殆莫甚于爲吏故蔽之爲害亦莫甚于吏若如大兄大人之清修有素定而能照凡俗吏一切蔽交

之最多最易者無一足以入其心胸此中虛靈炯炯盡終日之所事者民事而已矣如此而事安得不治事治則心之虛靈愈暇教化涵濡而民俗安得不淳他日方當大用爲全蜀蒼生之庇豈第涪之民蒙福而已也奎於閣下無能爲役然捧讀前後諸書已不啻鍼砭之而提命之惟庸拙太甚恐無以副大賢之期望耳

後汪芝亭 乙亥二月

新正薌燭一談令人胸襟頓豁貫治柏木關係視武侯入陣圖尤大千數百年後得四兄定識定力爲之保護遂至上通神明昭昭赫赫默佑全蜀昨歲陝匪不敢竟踰南江實賴有此否則長驅入蜀其爲蹂躪可勝言耶頃接三臺途次一函知此事已陳明　各憲允給示勒碑以垂永久閣下之功與世不朽矣又讀書中寵辱不驚與道大適之語傾心神往如在左右古來有道之人必有功德在民故能三才並立吾兄從此心體廣大方將包孕太虛尚何世間寵辱之可言弟塵俗未盡學道無成他日重叩芝輝不

審尙得引之門牆中否耳不勝瞻企之至

復汪芝亭 乙亥五月

接奉手書欣悉閣下辦理粥賑不動倉穀不領賑餉不支平糶盈餘不經手官吏一以借捐倡率擇紳耆自爲經理使數萬嗷嗷待斃之民起死回生宛然古大儒救荒之法遂能感召天和小春豐稔倍於往歲弟不禁爲之鼓舞而欣躍也讀書中謂天地之大純是一理彌滿有所感必有所應此尤非有道儒者不能言自朱大儒標著天理二字原大天地之所以大本只是此理充周無間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一心可以具天地之理能藏於密便能彌於六合致中致和只在喜怒哀樂之間實有可以位天地育

萬物之理此天人感應相通之至微而至顯者陸子謂千百世上下東西南北海此心同此理同惟其本於天地之大故無不同也所以感而必應者人之心與天地之心無不同故也閣下護柏木而感神訓賑饑民而獲豐年可謂天人之理通徹無間矣至於否泰窮通自無足以干其念慮古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何得此心得此理也兄書看透天人之理義利之關使弟歡欣洋溢不覺其長言之咏歎之如此蓋所得於吾兄啟發之益者不小矣千里咫尺恍如晤對佇看吾兄所學當大展於世非弟獨中仰望而已也臨書嚮往不盡

贈雅位齋句

十方出洛書同證二曲傳經意不空　位齋大兄丙寅秋至什攬章山洛水之勝獨深證余作什邡考之非謬甲戌秋將之令弟硯傭盩厔任所用東坡盩厔詩不待傳經意已空之句作轉語志別他日當更有以示我也盩厔有老子說經臺即關令尹喜迎老子說道德經處山曲曰盩水曲曰厔

記史銘問答

嘉慶庚午正月初二日綿竹增生史銘來見質所疑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及辨朱子格物之說生爲余戊辰鄉闈所薦未售者初次見時曾語以濂洛關閩象山陽明諸書不可不讀遂購得陽明先生集觀之可謂有心於學矣因卽告以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善惡當就人事後起之善惡觀之孟子性善則天命元善之本體語各有歸特以本體人多昧焉不識故就惻隱四者提醒之使人卽情以驗性耳又告以朱子補傳或問一篇言格物最明白後人誤解卽凡三字由未細求或問之理故也總之吾人讀先

儒書專要自反身心以求進于道不可執古人不同處論

其門戶優絀猶指月之喻但當觀月不當論指較其指之

多少手之左右將終不見有月矣

示方亭書院學者讀書入門三法 丙寅五月

士人固當博通今古胸羅萬卷然必須聰明過人方能如此中下之質難以猝幾今有最簡最易之法中下之士皆可共爲但肯深信不疑便從幽谷中頓超萬物之表諸生何不試之其法有三

第一法莫妙于將一部四書節節反身體認人每謂四書是聖賢事豈知四書中惟中庸至誠至聖諸章論語堯曰章孟子見知聞知章此等是說聖人本領餘外多是教下學中人之法並非難知難行之事特人未嘗切實體認便可惜空空放過若肯切身體認不出兩三月之久頓覺此

書中步步勝境一言半句忽然別有天地頓覺此身中種種樂趣五官百骸忽然觸處靈機此是眞情實境到此便知我不欺爾

第二法莫妙于體會朱註四書經文簡質人或一時不得其中樂趣但將朱註反覆涵泳在自己身心中體認朱子註中純是一片赤心勸人語語懇切讀之令人感發流溢生氣凜凜且其文理藹然如太和元氣渾括四時涵泳之久不但身心涵然豁開境界卽文章亦自能入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請試嘗之斯言不爽

第三法莫妙于真知之學朱子體用全備本末兼該人或

一時遽難下手陽明先生又陡發一片赤心提出良知二字教人自認家寶蓋人之良知得之於天但有此一口氣在便有此良知在或清夜平旦之時或乍感乍觸之際惻隱之心忽動羞惡之心忽動恭敬是非之心忽動只此忽動處便是良知發見便是自身至寶郎便認定不令走失從此靜觀方寸細察生機忽然覺得我眼何以有明天與我也耳何以有聰天與我也一身百體何以有知覺天與我也我明明與天同此靈性何故丟却甘居下流猛然提起頓覺平日一切妄念非心應時消滅渾身活潑潑如在天堂仁義禮智觸處逢原日日如此久久如此眞覺大可

包。六。合。小。不。外。方。寸。明珠現在。皮囊頓改。浩氣可以長存。
眞性果然各足樂孰有樂於此者乎易孰有易於此者乎。
此千古第一種金丹妙藥向或不能博通今古者今自可
以藏今古向或不能胸羅萬卷者今自可以破萬卷智慧
自啓文義自工請試嘗之斯言不爽
以上三法隨時可做時時可做眞簡捷眞容易人人能悟
簡簡能行不勞力不費財不藉于人不求于外當前卽是
效速如神今不惜諄諄爲爾諸士告爾諸士幸歡欣鼓舞
聽之毋負我意

臨川紀大奎

三正疑義說一 己未

或問夏書之有三正何謂也曰先儒有疑之者矣姑嘗推其近似得數說焉而未敢以爲信也五行天道也三正王道也五行者四時之終始帝王所以順天道授人時而修民事者也三正者每歲政令之終始帝王所以順時而布之邦國者也周官有正歲歲終正月之吉疑卽古之所謂三正也歲以四時爲正故孟春爲正歲之始季冬爲正歲之終月以十二建爲序故子月爲正月正月之吉也正歲帥屬

觀象者行政令之始也歲終正其治受其會詔王廢置者
考政令之成也正月之吉縣法象魏布之於邦國都鄙者
頒來歲之政令始之始也此或三代之所同而不僅爲周
官一代之制有匱之患棄三正者不能奉行政令此所當
詔王廢置者也此三正之一義也或曰三正者卽宰夫歲
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司會
所謂以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
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此或亦三代之所同有
匱氏棄此三者使王國不得考其治也是亦一義也或曰
威侮五行者六府不修也怠棄三正者三事不和也廢禹

之法王政在所必誅矣三事統于正德德正則三者皆立故亦曰三正歲以五行爲殽歟故六府亦曰五行也是又一義也或曰五行卽洪範也三正者夏時之書小正其類也威侮五行彝倫斁矣怠棄三正民事荒矣四時而曰三正者帝王首重民時故曰務其三時曰三時不害堯典平秩有三言序正民事也孔子固使民以時孟子曰勿奪其時有扈氏虐用其民孟子所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是也此又一義也或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至在月始舉正於中至在月中歸餘於終至在月終則閏生焉自二十以至於晦皆月終也始

中終三者不可以不正故正者閏之本也閏者正之餘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是故時有進退月有小大正有終始日有盈虛以時統月以月舉正以正定日以日成歲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是也協時于月而寒暑平協月于正而分至定協正于日而中朔齊故三正者歲月日時之綱紀百工庶績之大端也此又一義也或曰歲有四時時有十二月月有孟仲季堯典曰以正仲夏以正仲冬四仲之中氣正則孟與季之中皆正矣有扈氏怠棄三正如月令所謂孟春行夏令仲春行秋令季春行冬令之類是也此又一義也或曰正朔所以大

一統列邦無任用三正之理有扈氏不遵夏朔違其所當用非正也用其所不當用非正也故統而言之曰怠棄三正非謂其得兼用子丑二正而皆棄不用如後世以亥爲年始之類也此則先儒天統地統人統之說蔡氏所謂三正迭建其來已久唐虞之前當已有之者是也

三正疑義說二

或問三正迭建之事先儒或疑之何也曰自漢以來儒者之說詳矣又烏乎疑之也雖然有疑焉謂時月俱不改乎義烏取乎改正也天子不改而春秋改之是春秋爲無王也謂改月而不改時乎春秋以夏時冠周月猶無王也夫夏五不書月而敢于書夏必不然矣謂時月俱改乎一陽之始可以謂之春一陰之始可以謂之秋丑非陽始而以首春未非陰始而以始秋無以處乎用丑正者矣周官之言四時皆夏令也于是有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之說本於汲冢周書汲書以雨水爲

孟春之月或以爲漢人所造此其所以疑也曰先儒或謂穀梁以寅正說經者何也曰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傳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又曰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此以爲寅正之春夏無疑也成七年冬大雩傳曰冬無爲雩也此以爲寅正之冬無疑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傳皆曰不時也宣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傳曰事之變也哀元年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

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魯無日至之郊而有祈穀之郊故自正月以至三月皆時也此以爲寅正之春無疑也四月之不時以爲寅正之四月無疑也桓十四年正月無冰傳曰時燠也無可紺焉故曰時燠也成元年二月無冰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終時者終春月啟冰之時也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是也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西陸朝覿三月也二月獻羔

啟冰公始用之而已三月火出而畢賦命夫命婦皆受冰焉初啟之無冰則終時無冰矣祭寒而藏之祝其無陵於溫也啟而無焉溫加乎寒矣此以爲寅正之正二月無疑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傳曰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然則狩郎者以狩事也故于紅曰正于郎于昌閒不曰正春秋之義以正而書者少以不正而書者衆也此以爲寅正之春秋無疑也凡穀梁之言其以爲類於寅正者蓋如此然而正月烝之不時或以爲非閉蟄之

月也四月郊之不時或以為非啟蟄之月也正月之時又以為魯或用至日之郊也加寒或以為丑月之寒宜有加也冬狩或以為子月之常事也冬無為雩或以為言戌亥之月也或又以為穀梁之義有得有失或以為穀梁之言非春秋意也若是者固無從而一之姑以備多聞闕疑之數焉可也

五行雜說一　己未

或問堪輿元空五行之序有說乎曰天有十二舍地有二十四方位陰數耦故兩其十二十二舍陰陽各六兩其十二則四其六五六天地之中合也故五行之氣緼於六合上下也四方也上浮而為天下凝而為地四方之氣布而為四時陰陽五行之大綱也術數之學葢往往附會於此星命以十二舍為體堪輿以二十四方位為體五行六合皆所以配其用也午未天也日月繫焉子丑地也戊己配焉四時之氣以次而上寅甲而亥乙卯丙而戌丁庚辰而辛酉壬巳而申癸十二舍之數也天地四方配之以二十

四位各得其四而互爲錯綜天之屬不取日月而取水野
之分也河漢之綱維也風 水之合河漢之符契也故水得
其六之二一以其本行一 以其天行也天道施生四生屬
焉寅巳申皆水而亥木則從其所生生之機始於春也乾
曰天門出者機也地道收藏曰墓屬焉丑戌未皆土而辰
水則從其所藏藏之機極於冬也巽曰地戶入者機也辰
水天之下交于地也亥木地之上交于天也地交於天不
從土而從木土不能以自上氣自木而上行也其餘土乙
木三火金水四以四方四時之氣錯綜於八干八卦八卦
體也故體源於先天八干附也故用起於後天乾坤坎離

稟四正之奇數也一也三也九也得輕清純粹剛健之性而屬金惟坎當其七火鎔金故從其本卦之性而爲水也巽兌艮震稟四隅之耦數也巽得二耦其一而生水兌得四耦其二而生火艮得六耦其三而生木震得八耦其四而生金亦陰數用半之意也此先天之錯綜也八干之附於後天四正者陽之性喜受生壬水受西金之生甲木受北水之生丙火受東木之生惟庚不能受南火之生故變土以受生焉陰之情喜生子辛生北水而變水癸生東木而變木乙生南火而變火惟丁不能生西金故火不變焉此葉氏九升八干性情之説也後天之錯綜也凡此六者

巽水兌火艮木震金先天四隅各耦其一而其餘五者皆
三同而一巽四時之氣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其機同至
火金之際而一異巽兌艮震亦克者其同而生者其異故
三同而一異者天地之微機也由是按其土一木三火金
水四之緇于四方者以察其流行之幾則震始甲癸終坎
艮中於甲癸木之必浸潤根氐而甲坼也丙丁以虛其離
之中而酉之一以取乙之一以傳終始繼續之義也坤乾
以虛其兌之正而卯一以克施午一以克受反復變革之
義也壬子者水行干支之正位而辛者兌之終水之源巽
也者衆流之歸宿也火以虛焰故虛其中虛中小虛也金

以虛鳴故虛其正虛正大虛也水大其有本故干支積聚而不可以虛木大其有根艮者根也根不可以虛也土一之寄於庚則兌之始而坤之餘陰陽所以緼育於夏秋之際也凡此者所以爲變化流行之幾也十二舍之陰陽純故五行以整齊爲序二十四方位之陰陽雜故五行兼以錯綜爲序而其附會於天地四方六合之機則一也元空者地理水藏之隱名空竅也水與氣之所出入也所交會也所孕毓也故有大小元空之用八卦之包涵於外者爲大二十四路之繫絡於內者爲小元空五行者其小者也偶見前輩論元空五行之說謂洪範水居一而溢于四者

之空以其居天一而井四空謂之元空其取數奇而圖甚巧學者疑焉因更附會其界而別爲之圖如此

第一　八卦體源先天圖

第二　八干用起後天圖

第三　四隅終始生藏圖

五行雜説二

曰然則天曰干地曰支用干於方位而不用於星舍者何也曰用之而異於方位之用之也故偶用其合奇用其合用其分則干兼支而左支兼干而右由分以求合用其合則干合支而化支合干而化由合以求分此其所以為附會之微也是故午未天也子丑地也然而子之中午之對也月之盈日之對也善言象者日奇而月耦光盈而魄虛魄虛者近而合光盈者遠而望子月望月也晦之三朔之三魄遠而道存計交者道之歸土之餘也羅首而計尾首上而尾下奇上而偶下是以羅一而計二二以象實交一

以象虛位附日者實交望月者虛位也附日月交之成也
附月月交之首也月之行也盈縮而生孛雖附其合孛附
其望生於酉故皆附于西皆天也丑地也天包地故地之
象一天之象廣矣大矣遠矣寅者火也天之生氣也卯者
木也天之旺氣也辰者水也天之藏氣也故離欲其不炎
坎欲其不濫木德毓焉仁善繼焉天之道好生而惡殺旺
德而退刑木之德也旺而貫於酉以木之氣合金之氣爲
祥光爲紫氣爲景星爲仁義故木曰歲星歲星德星也氣
生於閏閏歲之餘也氣木之餘也餘於德不餘於刑生機
之所以不息也春生而秋殺故退金於其季而物藏焉生

機之所以不息也木金之氣交而會于乾[illegible]水[illegible]氣融而翕之水融則光蘊金激則聲出萬物生於[illegible]地之質終於水陰陽生殺化於水太一之氣孕於水大者其所以為天之包地日之盪月也故地與月盪戊己合而化火與孛遁甲乙合而化木與金會丙丁合而化水與氣融庚辛合而化計與羅紐壬癸合而化日與月合璧而珠聯眾耀之宗也曰然則干之化也舍干而就支陽之合也晦陽而匿陰其可乎曰有其主之則有其化之陽者陰之主也干者支之耗也陽不足以化陰則必不化於陰干不足以化支則必不化於支甲者日之首巳者變之初兩相合而

自化故日月者天地之大用也日象陽之宗宗不可化故受之以火日火之精也火日之氣也若長子之繼父體焉乙承甲故乙與已通火日之生也孛月之生也丙者火之繼也甲丙相須而生氣出甲通於丙則丙通於甲日以晅之而欣欣向榮甲者折矣乙者茁矣故甲始子丙始寅元之善也仁之體也人之生也天道好生而惡殺旺德而退刑丁者金之匡廓也丁藏於戌流於未金極於戌戾伏於未天之道也五行之迹土居其中天之運地居其中故戊土不化以爲質也不化所以化化也故質者氣之所出入也是故盪之以月逼之以日襲之以水天之所以包地也

地之所以包天也金生於水故能生水月至秋而旺水至秋而盈庚之所以從巳也庚更也天地之變化莫大於水陰陽生殺之所醞釀也故庚之柔刑化而德孕殺化而生合月滋而有水水滋而有氣木之所以緼於金生之所以藏於殺德之所以寓於刑故丙丁庚辛顯於甲乙藏於壬癸周流於戊己天地悠久不息之機也故曰天與水違行一左而一右一順而一逆天地摩盪之大道陰陽翕聚之大體故甲乙天也壬癸地也月之交於日而行於天也有九道而黃道為之綱水之生於月而行於地也有四瀆而黃河為之綱九道四瀆者天地運行貫通之機也故受之

以羅計終焉始之以火孛終之以羅計火孛日月之氣也羅計日月之道也脈絡之所交會也羅首而計尾雨露其始也河海其歸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故壬甲納於乾乙癸納於坤戊納坎已納離丙丁庚辛往來蟠育於其間此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嶽瀆動靜錯綜之大象也是故子丑合於戊已而化寅亥合於甲乙而化卯戌合於丙丁而化辰酉合於庚辛而化已申合於壬癸而化而午未日月衆曜之宗也故干足以化支而後可以化於支陽足以化陰而後可以化於陰有其主之而後有其所以化之也此言數者之大端而其所以爲附會之微也由是見卯而著辰

形與氣之所兆精與神之所感心與身之所立升於巳午以推其盛降於未申以知其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可以語天地之數乎父兄財產人之始也妻奴子孫人之終也子以始之亥以終之震以出之兌以入之顯之外所以考其身藏之底所以治其家知進退存亡終始而不失其正者其可以語天地之數乎故地平者十二舍之序也雖然日月五星四餘之氣運於天毓於地而鍾於人莫非陰陽五行健順之理其為清濁之氣稟不同而其理之本於天地則無不同棄其理則不得不囿於其氣存其理則理者氣與數之所不得而囿故人與天地號曰三才

得其理則得其所以爲才矣故曰命也有性焉不窮理不足以盡性不盡性不足以至命故知命者莫先於窮理窮理所以立命也立焉而後可以至五行術數干支之學附會之學也附會於理者理之所及而非理之所以立非理之所以立則非命之所以至非命之所以至則非天之所以生人之大道而宜窮理盡性之士之所不屑屑也

命限說

星命百六限之說不知其所自始羅位齋嘗爲余言卯十五午十五酉十一子四又半凡四正之數五九四十五又半丑五辰十未八戌四又半凡四隅之數三九二十七又半寅五巳十一申七亥四又半凡四維之數三九二十七又半又日巳十一酉十一丑五三九二十七亥四又半卯十五未八三九二十七又半寅五午十五戌四又半三八二十四又半申七子四又半辰十三七二十一又半斯奇矣蓋人身陽九百六之數與綜而計之凡地平以上八八六十四地平以下六六三十六又半蓋九九八十一年而

遇奇數又四年而再奇九十年而正奇

試硯偶書　癸亥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易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之爲言難矣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未有不知仁義而能知命者也是故立人之道即孟子之所以立命也道立而後命立立而後能凝凝斯至矣癸亥八月廿三日試硯偶書

甲子元旦試筆

乾元亨利貞聖人體之以明終始六位時成君子法之自
彊不息以象天行不終則無始故貞下起元萬物資生君
子之利物也和於義禮之嘉會於亨問知問仁聖門兢兢
大哉易也天之道人之道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乙亥立冬日試筆

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也正義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何斯言之切至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則其視天地也猶一身然人能以天地爲身斯可以云天地之心矣上下四方合爲一體往古來今通爲一息此以天地爲身之至大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陸子曰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如是斯可以云天地之心矣於戲吾由是而觀焉心有不誠將何以混然中處於天地之間哉

又書

中庸至誠無息章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二語說得如此親切了當是朱子善觀聖人天地處非實有得於乾坤知能參贊化育所以三極並立之理不能下此兩語非真積力久到得豁然貫通之候不能看得聖人天地如此切實默而識之但覺其味無窮大哉

朱子揭中庸之至旨示後世學聖人之極則何其偉與

記夢一則

戊午七月十三日夢中句云日月星辰包乎三攝之外學問思辨行於五倫之中三攝不知何義紬意天地萬物陰陽五行而已日陽之攝月陰之攝星五行之攝萬物莫不攝之於三光辰則日月五星之經三攝之緯而包乎其外者蒼蒼之天也五倫達道也學此問此思此辨此而後以達德行之行之至者聖人也困知而勉行之者人之道也天道運於虛空人道行於篤實篤行無間而後可以通于天地之虛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誠其身而欲游心于虛此後世異端之學失天地人之道者也

是月夢中往往得大篇醒輒忘之僅記其數聯有曰一日克復識天下之歸仁三日甲庚悟天行之有始又克己為仁復禮必本於大一申命行事重巽莫大乎先庚又昔孔子集淸任和之大至子思述性道教之全始條終條聖智原非爾力已發未發中庸豈不可能又雖愚必明太剛則折又天運無息敦化時行江流不波淵泉時出往者來者感而生利左之右之取必逢原余不能四六而夢中屢為之殆愧亦生夢耶